

宋元以来人文的渊藪



邹汉明 著 沈永林 摄

◆ 漓江出版社

卷一 说景福

一 会说话的河流——语溪溯源

二 传贻先生与传贻书院

三 湮灭的风流——记宋末资福院平绿轩的一次雅集

宋元以来人文的渊薮



邹汉明 著 沈永林 摄

诗
联
吟
留
良
古
景
宗
義
張
履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桐乡影记 / 邹汉明著. — 桂林 : 漓江出版社,
2011. 11
ISBN 978-7-5407-5431-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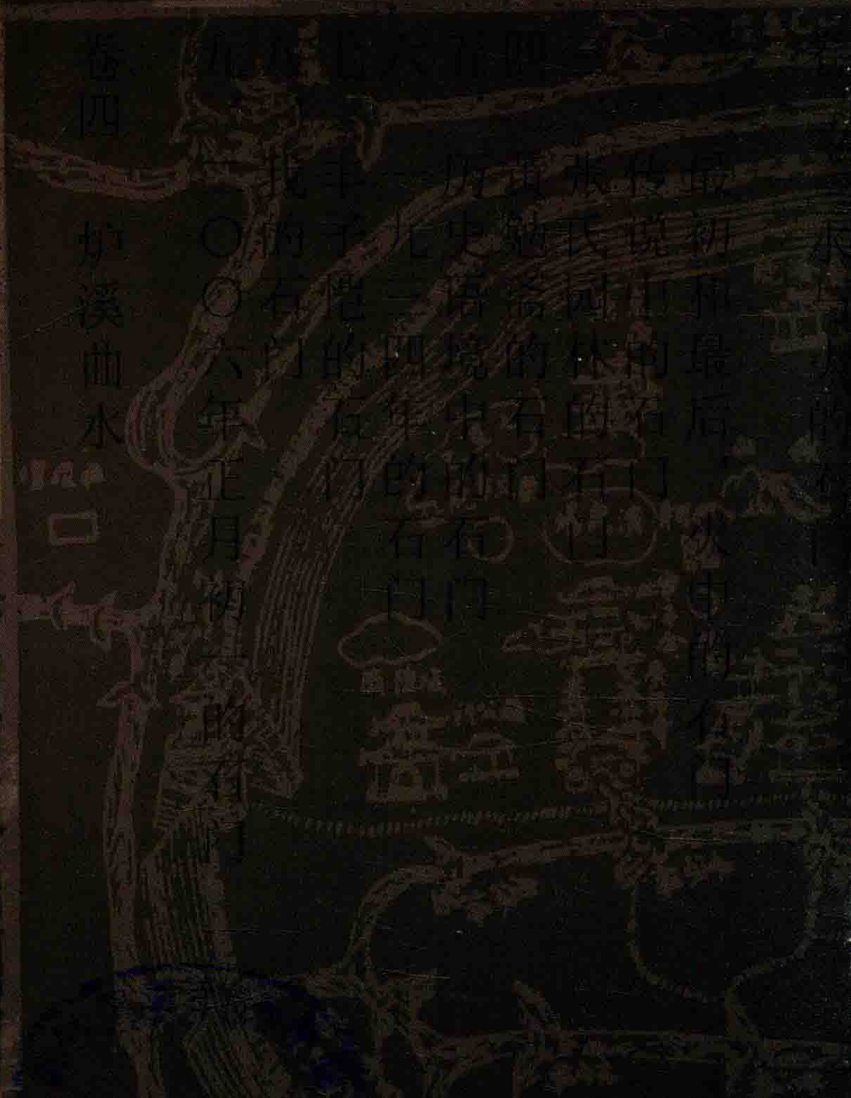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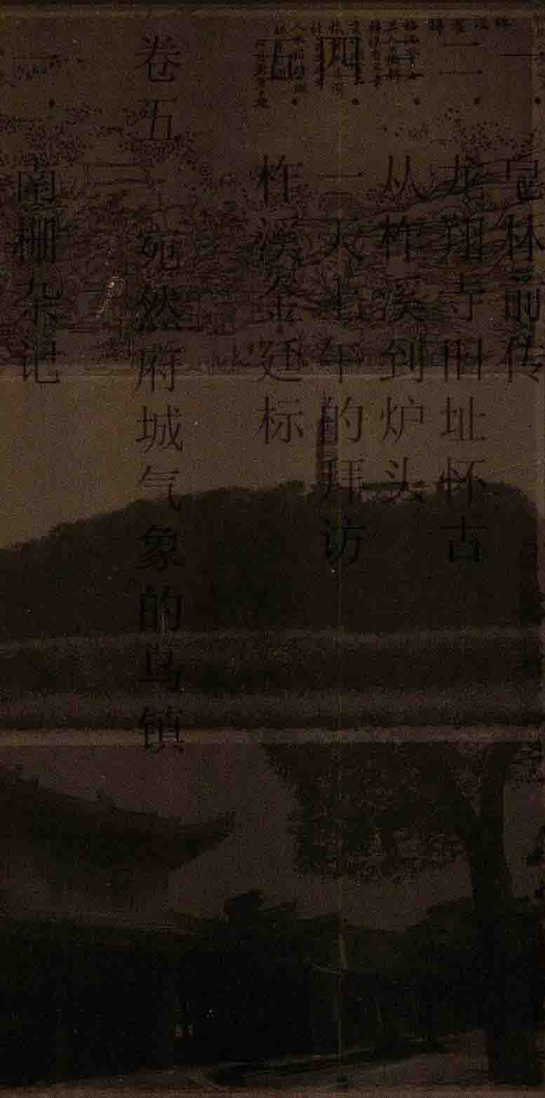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桐… II. ①邹… III. ①文化史—桐乡市②文人
—生平事迹—中国 IV. ①K295.54②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32076号

桐乡影记：宋元以来人文的渊薮

作 者：邹汉明
摄 影：沈永林
责任编辑：王欣宇
封面设计：许 岩
内文设计：汉群文化
出版发行：漓江出版社
社 址：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邮 编：541002
印 制：杭州艺文报刊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：787×1092mm 1/16
印 张：19.5
插 页：6
字 数：310 千字
版 次：2011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 — 7 — 5407 — 5431 — 0
定 价：218 元

版权所有，未经书面许可，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，违者必究。



卷五

一 皇林雨传
二 龙翔寺旧址怀古
三 从柞溪到炉头
四 柞溪金廷标
五 柞溪金廷标

南棚杂记

宛然府城气象的乌镇

卷四

炉溪曲水

最初和最后
张氏园林的
黄勉斋的
历史背景
丰子恺的
我的石印
〇〇六年正月初一
〇〇六年正月初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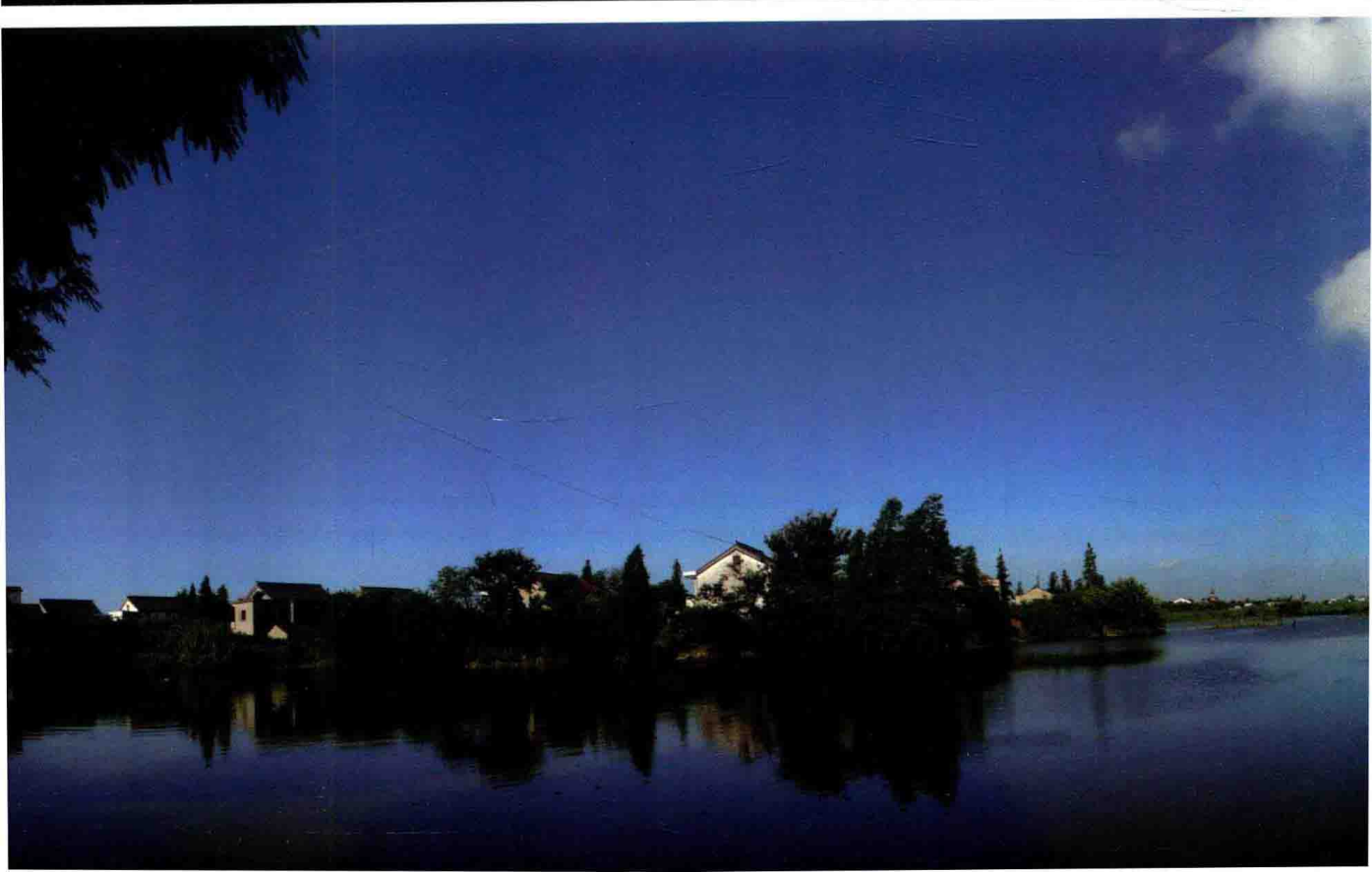
泉果天集





秋天的石门湾，越发地见出它的萧瑟了。

《大清一统志》：“尝叠石为门，为吴越二国之限，或谓之石夷门。”可知地名石门源于春秋时吴越两国的相争。镇有磊石弄，亦一远古的陈迹。隋大业六年（610）江南运河开凿后，运河水北流东折，其形如带，一弯而天下知。唐在此置石门驿。元时有水驿和马驿。明宣德五年（1430），镇以接待寺、寺弄为界，分隶崇德、桐乡两县。东为桐境，南为崇地。一九五〇年合为一镇，归属崇德县。一九五九年迄今，为桐乡县（市）直属镇。清光绪《桐乡县志》谓石门“洵苏杭闽广之通衢，桐乡之巨镇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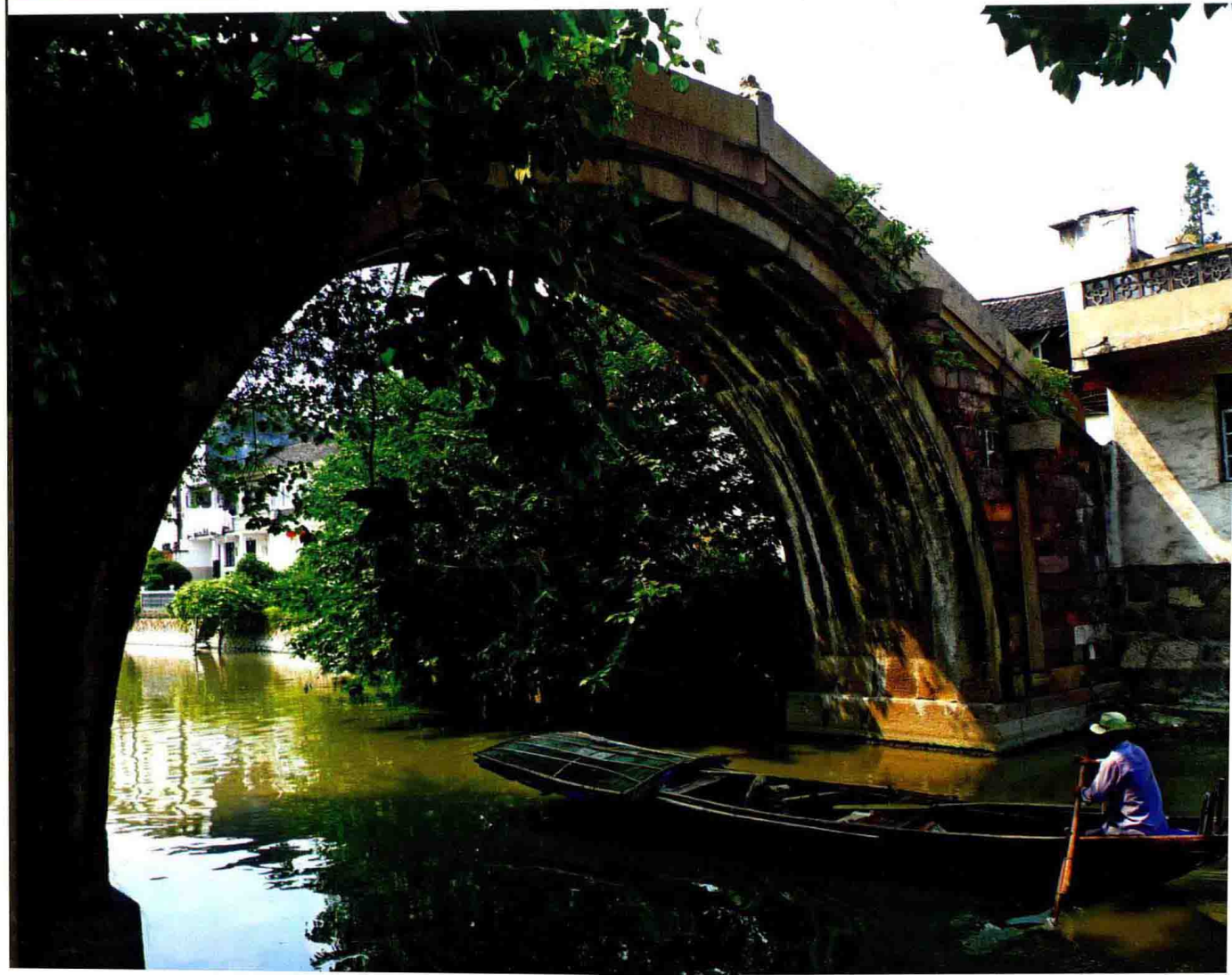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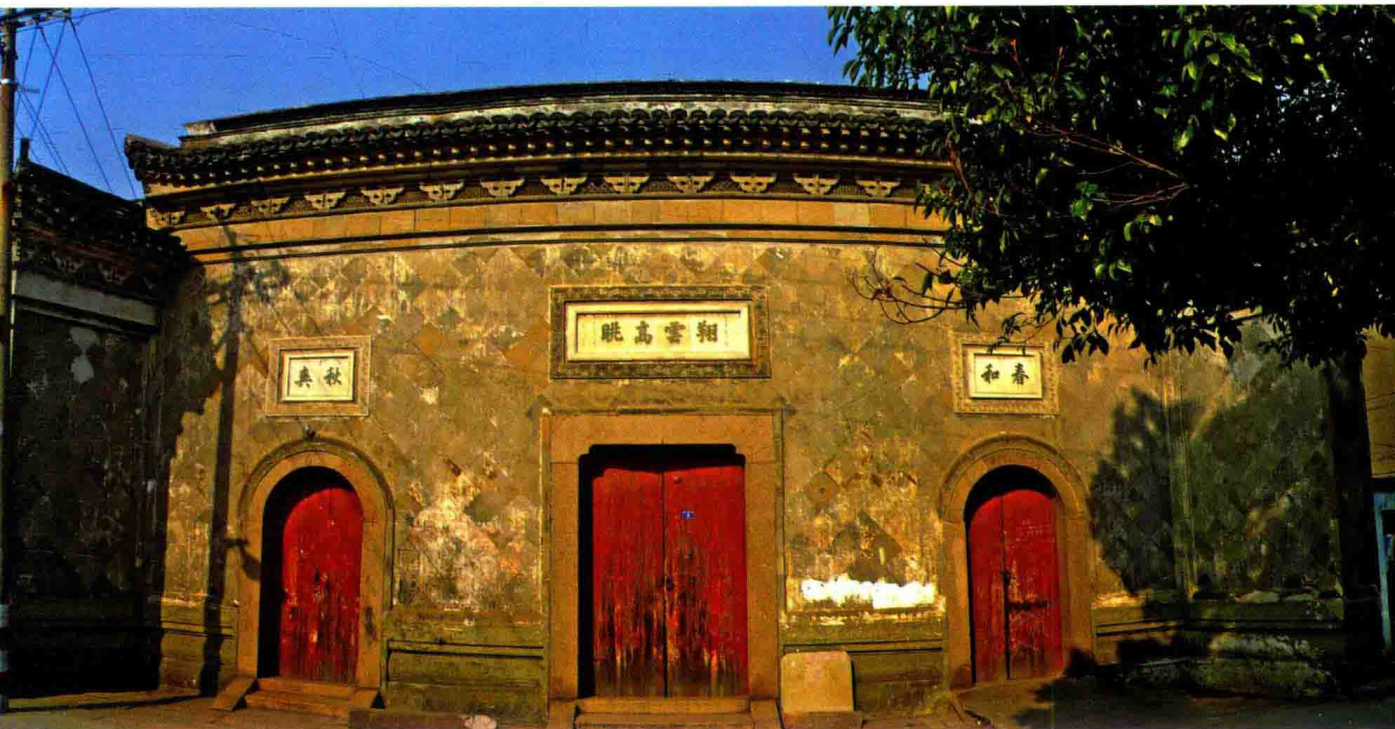
近年恢复旧观的福严寺全景图



范蠡坞

范蠡坞一带，春秋时吴越往来孔道，为两国交战之地。惜旧址遗址，漫漶不可辨识。但故老相传，幽湖（濮院）南之范蠡坞，曾有藏兵坞、洗足滩等迹。传灭吴后，范蠡、西施侨居于此。姑妄听之。明曹旒有《范蠡坞》诗，曰：“鸟喙深知不可亲，功成只合老江滨。五湖剩有闲风月，甘作鸥夷寄此身。”清陈曾祉亦有同题：“越垒吴疆古战场，悲歌不尽吊沧桑。荒藜烟合藏兵坞，断渚波分濯足乡。破国早知烹走狗，补牢何至泣亡羊。功成一舸浮家去，野水年年冷夕阳。”





上图：屠甸镇南三里许的吕大坟。明通政使吕希周葬此。

下图：翔云观，初名玄明观。元至大二年（1309）濮鑑建。清代为避康熙帝讳，改今名。与苏州玄妙观、乌镇修真观齐名为江南三大著名道观。历代屡毁屡建，今存头山门。

左图：司马高桥，旧称南高桥。在崇福镇南，跨运河故道。明洪武间（1368—1398）建。清乾隆十四年（1749）邑人沈廷槐重建。同治甲子（1864）毁。光绪二年（1876）崇德县令余丽元请帑重建，延至今日。





西栅双桥，雅称通济桥和仁济桥。两桥直角相连，相映成趣，素有桥里桥之称。东西向的为通济桥，俗呼西高桥，始建年代不详，明正德十年（1515）重建，后世屡毁屡建，现桥为同治六年（1867）里人邱雨樵募建；南北向的为仁济桥，俗呼栅桥，明正德十三年（1518）改建石环桥，咸丰间毁于太平天国，同治间重建，延至今日。

序

陆明

汉明又有新著出版了。

汉明是诗人，十五年前，以一首《乌镇遗事》鸣响诗坛。

这是无量数吟者梦寐想要获取到的。

汉明今次的新著，不是已往多部诗集的赅续，却是有些故纸气息的地方图经类的记述。这并非是在表示他的多能，而实在是出于报答乡情的有所思。

前几天，汉明来舍间告知，《桐乡影记》得字二十余万，图片三百三十帧，刻下已杀青。我虽然未及通览稿本，但因深悉他除了创作现代诗，还具足治史的才华，所以愿意负责地说：凭他这枝诗笔以及看待历史的慧眼，凡冬烘、矜矜然的乡曲之见一概在扫除之列。这部图文俱胜的佳制，是尽可以作有益复有趣味的阅读。

我和汉明相识相交，亦近十五年矣。起头是怎样的，很有些模糊了。但对他起初的喝酒，稍沾，便如东坡的所谓饮湿，或者直似俚谚所云“一龔（碰）就醉”——喝不多少即红面赤耳的；再加上旁若无人的大笑，高声的说话，恃才傲物，放恣横议。从艾略特、博尔赫斯直到张履祥杨园（此处方言，园读如弦，鼻音），无所不及；而讲到知堂则目露轻蔑，讲到鲁迅则如子见父……种种情状，记忆清晰。我当时暗想：此人不俗，大可交。果不其然，为人坦荡，无藏掖；正直，懂人情，重信义；读书博览，见解每多隽语。孔子有名言：“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。”我视汉明是畏友，岂其不宜。

汉明，桐乡炉头镇人氏，他家世居的塔鱼浜是一自然村落，近岁已荒芜。诗人在辛卯蒲月专为它的将逝创作了一部《塔鱼浜，塔鱼浜》的诗稿，赤子之心，注情井灶，弗能去。此种心绪，在《桐乡影记》中应当也有或隐或显的牵缠。但像学者序文那样采选片段的评析，非我所能。或曰文无定法，亦聊可慰耳。置之书前，老钝乐不多让。

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

自序

《桐乡影记》是一部维旧的书，是一个桐乡人在邀请读者向着故土的历史文化深深致敬的一部书。本书略带忧伤的眼光是向着过去的，但叙述和思考则面向未来。

本书的桐乡，是地方史中的一个县名，又是目前依旧使唤着的一个县级市的名称，但又不全然与现在桐乡市的市境重合。最明显的一点，本书依然将含山和笏山包括在内。这是沿袭了清以前众多桐乡志书的体例和方式。

后晋天福三年（938），吴越王钱元瓘割嘉兴县的崇德、千乘、语儿、南津、石门、积善、募化七乡置崇德县。县治设于义和市，即今之崇福镇。这是桐乡立县之始，迄今一千零七十三年。此前，桐乡地区一直属嘉兴管辖，部分区域隶属湖州府管辖。

桐乡作为一县之名，始于明宣德五年（1430）。明代中叶以后，崇德县地大民夥，其繁盛引起了上级官员的注意。为了便于管理，巡抚大理寺卿胡概奏准，析崇德东边的募化、千金、保宁、清风、永新、梧桐六乡置桐乡县。县治在梧桐乡风鸣市。因此地过去有很多的梧桐树，桐乡便成了一个理想的嘉名。此后，梧桐与凤凰，成为桐乡两个最著名的文化符号。

宣德五年开始，桐乡县与崇德县并置，共同管理着嘉兴府西边的这一大块膏腴之地。

清康熙元年（1662），因避太宗年号崇德之讳，崇德县改称石门县。原先以石门命名的古镇更名玉溪。

民国肇立后的第三年（1914），石门县恢复旧称崇德县。

一九四九年以后，行政区划的格局为之一变。有较大更动的是一九五〇年，原属德清县的大麻划归崇德县，本属崇德县的含山划给吴兴县，桐乡的笏山划给海宁县；原由吴兴、桐乡两县分治的乌青镇合并为乌镇，统归桐乡县；嘉濮（嘉兴县管理）和桐濮（桐乡县管理）两镇合并为濮院镇，归属桐乡。

一九五八年十一月，崇德、桐乡两县正式合并为桐乡县。至此，有一千零二十年县治史的崇德县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原先的县治所在地崇德成为桐乡县的一个寻常小镇。一九九三年，桐乡县改为桐乡市。

桐乡县原是从崇德县派生出来的，最终，桐乡县（市）取代并覆盖了崇德县。

这是桐乡的大致沿革。

桐乡自古就是文化昌明之地，宋元以来人文的渊藪。不必说有着七千年历史的罗家角遗址，本书的主角——境域内的八个古镇都比较好地保存了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。这些古镇，曾是每一个桐乡人的理想家园，是做一份人家的宜室宜居的场所。但是，现今除了已开发的乌镇，外界对于崇福、濮院、石门、洲泉、梧桐、炉头（包括湮灭的皂林）、屠甸等其他古镇，大多不甚了了。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里，哪怕在一段倾圮的院墙、一扇颓败的木门，断砖碎瓦和焦黑的廊柱之间，它们无不承载着桐乡人的宗族制度和理念，以及庶民士绅曾经有过的那一份生活的尊严感。

《桐乡影记》的重点是在追忆、记录、复活这些小镇的历史——从一块石头、一段残碑、一座石拱桥、一进院落、一个望族、一盘小吃、一位长衫人物、一卷残书以及一条古风犹存的小巷，一次痛心疾首的毁灭等具体实物、具体史实出发，对桐乡境域源远流长的小镇文化作一个系统的、全方位的梳理，力求深度地反映桐乡一地的历史，进而触摸一条沉潜已久的伟大千年文脉，反映人文桐乡的方方面面，寻求这个地方的精神内涵。这是笔者写作此书的初衷。

写作之始，本书秉承求历史之真，寻文化之根的宗旨，依托小镇的物质风貌，试图在保存小镇原有气味的一部部线装书里，疏通它们的血脉，并将这些蒙尘已久的珠玉发掘、呈现出来。这是笔者作为一名桐乡人的一份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。著者的微薄努力，只是希望读者以及关乎小镇存亡的决策者，能有所感动和感悟。

桐乡素称文化之邦，但文化的根到底在哪里，一向未有明确的答案。如果细心考察这些小镇，那么，它们的形成、兴盛与衰落，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可以追寻。本书中的八个小镇遗存的物质形态，是桐乡千年文化的活化石；也是乡邦文化中依旧存活、传承并实实在在地可触可摸的珍宝。它们至今仍与我们的生活密切关联。它们仍然关乎我们生活的尊严。

桐乡文化中如果缺失了小镇文化，无论如何，是不完整的。

《桐乡影记》因此是一部追述小镇文化的方志书。它是一本图文书，除了文字，尚有大量精美的图像。两者的结合，希望带给读者一种真切的历史感和现实感。而一部志书的完成，推远至将来，可以确信，它必会给后世找到一个重温小镇生活的理由。

邹汉明

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